

萃樓藏書瑣談

涂宗海 著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半樓藏書瑣談

涂宗濤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苹楼藏书琐谈 / 涂宗涛著. -- 天津: 天津古籍出版社, 2012. 12

ISBN 978-7-5528-0076-0

I. ①苹… II. ①涂… III. ①藏书—文集 IV. ①G25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9823号

苹楼藏书琐谈

涂宗涛/著

出版人/刘文君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)

<http://www.tjabc.net>

三河市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 8.25 字数 244 千字

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8-0076-0

定 价: 28.00元

序 言

来新夏

20 世纪 80 年代初,我参加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,得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涂宗涛先生。归津后又不时相聚,谈书论文。宗涛兄腹笥之富,令人钦敬,而我则时获教益,乃以之为多闻友也。1983 年某日,宗涛兄挟其《苹楼一隅藏书题记》见示,并命读后题识。展卷一读,始悟清张金吾名言之内涵,张氏于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中有语云:“欲致力于学者,必先读书,欲读书者,必先藏书。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。”这段话在宗涛兄的身上得到验证。原来他的博学之源乃在于藏书之富。于是挑灯伏案,读其题记,大有所得,乃奋笔疾书成《〈苹楼一隅藏书题记〉读后题识》一文呈教,藉存友情鸿爪。其文曰:“蜀中涂子宗涛,夙所仰慕而未获一面,今春遇于汉渚文献会,交谈甚欢。归津后,又频有往还。论学切磋,见其无大言高论,惟孜孜以求实。于是相知益深,而喜得多闻友也。一日,涂子过我瓢庐,出其所著《苹楼一隅藏书题记》命题。余虽好目录之学,而频年废学,愧难置喙。顾雅命不可违,乃展卷捧读,益信涂子好学之笃,用力之勤,似又不能已于言矣。所录仅四十七种,而一编在手,不啻涉身苹楼,亲覩所藏。所书题记,颇合乎流略遗制,而又能指陈史料之所在。其无传本者,更引录要点,尤便读者。至最可贵者,莫若录及赏鉴家所不屑之《古新圣经问答》及《满汉同文新出对象蒙古杂字》等书,是宝文、绛云之绪又重见,亦以见学人与俗夫之泾渭。此又

余与涂子有同好焉。行见苹楼聚书日增,登录日广,而手记益富。迨乎案头盈尺,付之枣梨,则将继艺风、藏园而起,为向歆之学增一新声。是时余当自陈,再题其后,想宗涛必不我拒也。”

本来这只是当年信笔写下的一篇题识,没有想到宗涛兄顾念情义,什袭珍藏达二十余年。今《苹楼藏书琐谈》成书,并专函命序于我,随函又附《琐谈》目录及二十年前我所写之题识复印件。我见之若重睹故物。遥想当年,初登花甲,留此痕迹,得宗涛兄如此维护,高山流水之谊,令人不禁慨当世人情之浇薄。如此,则所命又乌敢云辞。

《苹楼藏书琐谈》乃宗涛兄就其所藏具有特色者,类辑为五:即“淘书与藏书”,“手写本书册”,“善本罕见本”、“拓印铃印本”与“叙文史新编”等。循读目录,则多为善本佳刻,有多种为余所未曾读。近在咫尺,而视宝山若未见,其与盲瞽者流几希!今宗涛兄毅然提供撮要,使世人知宝藏之所在。余与宗涛兄相交既久,又焉得吝笔墨而不为之一序乎?是为之序!

丁亥上元写于南开大学邃谷

自 叙

这本《苹楼藏书琐谈》(以下简称《琐谈》),是将谈论我个人藏书片断的文章汇编而成的集子,没有什么高谈阔论,只是就书谈书,琐屑道来,故名之为《琐谈》,聊供同好者谈助而已。

为了治学需要,作为一个穷措大,我也乐于节衣缩食去淘书藏书。由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文学和古代史,故藏书的范围主要是国学基本图书,其中约一半是古旧书,是从古旧书店淘来的,虽无宋刊元槧,甚至也没有明刻本,但其中尚有清代以来部分善本、稿本、抄本、墨迹本、铃印本、拓印本,另外还有一些今天已属罕见之书。经过“文革”大扫荡,个人藏书能绝大部分保留下来者已屈指可数。我的藏书在“文革”中也全被抄没,幸而碰到偶然机会又绝大部分退了回来,对于爱好淘书和藏书的同行朋友来说,我算得上是个“幸运儿”。

过去的不少常见书,如清刻本《知不足斋丛书》、《海山仙馆丛书》、《粤雅堂丛书》等,在20世纪50年代的天津天祥市场旧书铺,仍有不少这些丛书的零散本,价格便宜,我就收藏了几十种。而到今天,由于岁月的流逝,这些清刻丛书本却几乎再见不到了,成为罕见书了。若以此为准,我可以自豪地说:自己收藏了相当数量的在今天已属罕见之书。收入本书的“四本罕见书”,只是列举了有代表性的四本;其他未列入“罕见书”的各书,今天同样也属于罕见书,只是

未标明而已。本书所登录的,不过是我万余册藏书之一隅,仅举在某方面有特色者加以简介,凡非我所藏者,概不阑入。全书共分五个单元:淘书与藏书、手写本书册、善本罕见本、拓本铃印本、叙文史新编。这第五单元,是所藏自己参加编校并写序言的文史书之序言的汇编,既可起提要作用,也点明在自己的藏书中还有“自编自藏本”。对本书介绍的某些书册,必要时适当附插书影,以便读者能看到原书面貌。至于为何我将自己的藏书室命名为“苹楼”,自1998年拙著《苹楼夕照集》问世后,曾有一些友人向我提问过,特在此稍加解释:“苹楼”原作“苻楼”,因“苻”字较僻,后又改为形与音俱相近之“苹”。“苹楼”者“苻楼”也。《尔雅·释草》“苻,马帚”,注称“似蓍,可以为扫帚”。“扫帚”即“苻”。换言之,“是可作为制扫帚的原材料”的。“敝帚千金”这个成语人们耳熟能详,虽为“敝帚”,自己却认为“可值千金”。我自己的藏书和藏书家比起来,只不过是譬如可供作扫帚的原材料而已,连“敝帚”也不是,而我自己却很珍惜,有点“家有敝帚,享之千金”(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)的味道,故以“苹楼”名其室。

这本《琐谈》,报道了我所藏部分古籍的概貌,既可和同好者进行交流,也可为古籍普查工作提供一点儿线索;再加上个人藏书,有聚必有散,古今皆然,我已到耄耋之年,老病相摧,趁目前还能动笔,将过去在报刊上所发谈论个人藏书的文章,加以汇编并作适当补充修改,另外再补写几篇,都为一册,以示“飞鸿踏雪泥”之意云。时下出书难,从本书问世的经过,也可窥见一斑。先是蒙南京大学徐雁教授不弃,虽从未谋面,却主动将这本《琐谈》列入他主编的《书林清话文库》第四辑,盛情可感;老友来新夏兄惠允为本书赐《序言》,使拙著增辉;书法篆刻家华非老友特为题笺;河北教育出版社张静莉女士付出了辛勤劳动,寄来第二次清样,经我校改完毕,只待付印,但却因故拖了近三年不能出版,而我已到望九之年,老病日加,不愿再拖下去,乃决心要求退稿。今蒙天津古籍出版社社长刘文君女士伸出援助之手,再经责任编辑赵娜同志复校,终于得以问世。对上述提到的各位先生和女士,谨在此一并致谢!当然,书虽然出版了,而内容是否有当,还有待广大读者的评判,我衷心期待各方人士不吝赐教,匡我不逮,实三生之幸也。

巴县涂宗涛识于津门美好里苹楼寓所,
时年八十有七壬辰孟夏下泔

淘书与藏书

闲话逛旧书店淘书的经历 / 1

藏书的厄运与幸运 / 21

手写本书册

《杨椒山手书遗嘱》(照片裱装本) / 30

铁保《联床对雨集稿本》与《梅庵诗抄》对勘记 / 33

《蒋士铨墨迹》跋 / 46

题诗墨迹裱装本

——《蒋心馀先生墨迹附题诗》和《投我琼瑶》 / 50

诗稿墨迹与手抄诗选

——《戴炳墨迹·附诗草》和《抄本诗稿》 / 53

题旧抄本《淪性堂诗草》下卷 / 57

散叶墨迹辑成《慕贤集》 / 62

窦鼐和他的《吉林赋》(抄本) / 65

稿本《小斋雨窗闲话》/ 72
抄本《含晶道人自订年谱》及其史料价值 / 77
手抄本类书《慎密藏之》/ 86
稿本《客梦留痕集》/ 90
《二十除夕诗》墨迹 / 93
再谈《二十除夕诗》墨迹 / 96
陆文郁《题仕女图词》手迹 / 99

善本罕见本

清康熙间刻善本《唐贤三昧集》/ 102
清康熙间刻善本《王先生十七史蒙求》/ 107
清乾隆间写刻善本《五代诗话附渔洋诗话》/ 111
清乾隆间坊刻本《四书备旨》(残) / 114
清嘉庆间刻杂剧单行本《平裸记》/ 117
原大影印本《姚惜抱先生家书》/ 121
原大彩印本《宁河戴彬元殿试策》/ 125
原大影印本《梁巨川先生遗笔》/ 129
稀见石印本《公车上书记》/ 134
朱印本《城东唱和词》/ 139
四本罕见书
——《满汉同文新出对像蒙古杂字》、《字义类例》、
《国府汪主席行述》、《遥夜闺思引》/ 142
鲁迅捐资刊刻《百喻经》/ 149
抗战期间重庆土纸铅印本《杜少陵评传》/ 153

从一份朱卷看清代进士的学识

——清光绪庚辰科进士汪宝树《乡会联捷朱卷》/ 156

弢斋与积学斋藏书两种

——《八指头陀诗集》和《小学钩沉续编》/ 162

刻书家自刻自藏本两种

——《(后)三唐人集》、《四库湖北先正遗书提要》/ 165

可贵的作者签名书 / 169

胡宗楙和他的《梦选楼诗钞》/ 172

卢弼和他的《三国志集解》/ 178

《李贺歌诗》宋、金本补议 / 186

王襄研究甲骨文著作两种

——《簠室殷契徵文》和《簠室殷契类纂》/ 191

拓本铃印本

拓印《书谱》天津清初刻本 / 196

拓印孤本《纶阁所见所藏金石文字》/ 202

铃印珍本《齐白石印蜕》/ 214

华非篆刻手铃本《野予印留》/ 218

叙文史新编

《王维诗选注》序 / 221

《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》序 / 224

《三字经注解备要(及其他四种)》前言 / 226

《古新圣经问答》序 / 234

《通借字萃编》序 / 239

跋语 / 250

附录：赠高耕之贤弟序 / 253

淘书与藏书

闲话逛旧书店淘书的经历

人各有所好，在业余时间，有人好养鸟种花，有人好搓麻将打扑克，有人好钓鱼等等，我这个人比较特别，兴趣单一，在业余时间以逛旧书店淘书为最大乐趣。从高中起，迄今六十年，乐此不疲，下面，容我道来，以资同好者谈助。

一

我的中学生活是在抗战时期度过的。初中在四川江津县油溪镇，那里没有书店；1943年上高中，在重庆沙坪坝，那里号称是陪都的文化区，街上的旧书店鳞次栉比，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，大、中学生去逛旧书店的人不少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当时的旧书店，不知何故，绝大多数是平装或精装，很难见到线装书，在我的记忆里，连《四部丛刊》、《四部备要》的零星本也未见



《古唐诗合解》

过,只见过坊刻本《古唐诗合解》(16开),我买了一部。1962年回四川老家探亲,这部坊刻本居然保存下来,我把它带到天津,经“文革”被抄走,后又发还,保留至今。除此之外,我还买了一部精装本《康熙字典》[上海商务印书馆新镌铜版印。民国二十七年(1938年)十一月国难后第七版]。它的优点是后附有“四角号码索引”,检索方便。这本书同样在“文革”中被抄走,发还时差点儿弄丢了,今仍有幸留在我身边。那时买的平装本《杜少陵评传》(朱偁著。1941年6月重庆青年书店初版),今已罕见,同样有幸仍留在我身边(详见本书另文介绍)。1946年至1948年6月,我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文系上学,校址在磁器口,和沙坪坝毗邻。因抗战胜利,大多数旧书店主人返回原籍,旧书店所剩无几,我虽仍有兴趣去逛,但可买的书实在不多,记得只买过一部世界书局出版的《古文辞类纂》,离川时留在老家,后不知去向。

1948年秋,我转入天津南开大学,路过上海商务印书馆门市部,买了一部精装本《杜诗详注》,在重庆的书店从未见过,可见当时的重庆还是相当闭塞的。是年9月来到南开大学,11月初即进入“应变”时期,全校从八里台迁入甘肃路东院,准备迎接天津解放,同学们都打地铺睡在大礼堂的地板上。甘肃路离天祥市场近,据介绍那里的二楼有多家旧书铺。我第一次去到那里,一看,真使我眼界大开,线装古籍、各类精装和平装书,真是琳琅满目,徜徉其间,使人有置身书海之感,这在重庆是绝对看不到的,我为之欣喜。记得是当年12月初,四川老家给我最后一次汇款为金圆券五十元,当时在校学生已不交任何费用,于是我用金圆券三十元买了一部线装《说文解字段注》初刻本,这是我到天津后买的第一部书。1949年2月,由于我已在地下加入中国共产党,当时急需干部,党组织将我调出学校参加工作,那部《说文解字段注》由于部头大,我只带走第一册,其余留在学生宿舍,别人以为我不要了,就送给中文系留校的另一同学陈坚。后我知道这一情况,为了使这部书保持完整,即借回校看望孟志孙先生的机会,将第一册请孟先生转交给陈坚。我到天津后买的第一部书,来不及阅读就送人了。

二

参加工作后,由于忙于工作和政治学习,当时实行“包干制”,刚参加工作只能享受“大灶”待遇(分“小灶”、“中灶”、“大灶”),每月工资为一百四十斤小米(按发薪当天折价发给)。生活相当艰苦,除伙食费外,所剩寥寥无几,我在两三年内没有添置过新衣(公家冬天给一套棉衣裤)。因此,虽对旧书店情有独钟,由于“无时无钱”,却很少去逛了,但偶尔也去看看,如那本商务印书馆出的《诗人玉屑》,书口有残(未缺字),贱价卖,就是那时买的。到了1953年,工资有增加,逛书店(包括新华书店和旧书店)的次数相对地多了起来,如那本白绵纸线装初刻本《文字蒙求》(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该书所据之底本)和《八指头陀诗集》(光绪丁亥刻本)就是那时买的。对“八指头陀”其人,我在四川时即知这位诗僧有“三影和尚”之雅号,常以不得读其诗为憾,既发现它,就不计价买下了。1954年党中央发出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号召,我从高中一年级语文课本发现,所选古诗文占绝大部分,而我所学的专业和志趣是古典文学和古代史,我认识到:研究古典文学和古代史,新中国成立后仍然需要,同样属于科学研究范畴。于是,我决心利用业余时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,正好1955年改为薪金制,经济条件又有好转,遂有计划地购书藏书,为研究工作创造条件。

对于淘书和藏书者来说,其志趣和目的并不相同,如为治学而藏书和藏书家的藏书就不相同,前者重实用,后者重版本。我是为治学而淘书和藏书的。由于在大学中文系学过目录学、文字学、音韵学,粗知治学门径,从1955年到1966年“文革”之前,我的藏书注重经、史、子、集的基本常用书,版本则侧重古籍影印本。因宋刊元槧论页计价,非穷措大所敢问津,而《四部丛刊》、《续古逸丛书》和其他影印本,其底本经过名家鉴定,其学术价值和底本完全相同,以“李贺诗集”为例,有段时间我为研究李贺,尽可能搜集有关李贺的资料,甚至包括今人创作的反映李贺的剧本在内。李贺诗的早期刊本,我就收藏了《李贺歌诗编》(《四部丛刊》影印金刻本)、《宋刊李长吉文集》(《续古逸丛书》按原大影印本)、《宋宣城本李贺歌诗编》(诵芬室戊午八月按原大影

印本)。这样,我就拥有李贺诗的早期刊本“两宋一金本”,以之作为研究文本,其学术价值和底本完全一样。其中尤其是“诵芬室”影印“宋宣城本”,据原收藏底本的袁寒云考证,当为依卷子本刊刻,属今可见李贺诗的最早刻本,今已十分罕见,我偶然从天祥市场旧书铺淘得,幸何如之!

我藏书的目标既定,就经常跑新、旧书店,购藏国学的基本书,如商务印书馆重印精装百衲本“前四史”,从新华书店购得;而世界书局 20 世纪 30 年代影印精装的《阮刻十三经注疏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胡刻文选》等,是从天祥市场旧书铺淘来的。在此,有必要介绍一下“文革”前天祥市场旧书铺的情况。要买古书,那真是个好地方,既有元明时期的珍善本,也有大量的各种丛书本,如《知不足斋丛书》、《海山仙馆丛书》、《粤雅堂丛书》、《天壤阁丛书》、《四部丛刊》、《四部备要》、《续古逸丛书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等的零散本,其中尤以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的零散本最便宜。我从一篇文章中得知,《丛书集成》由于当时主持人王云五小气,付给校对者的报酬菲薄,因而排印本不精,但其中有相当多的影印本是可靠的,我就尽可能收购该丛书中的影印本,就当时来看书价也是很便宜的。我上大学时,通过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,知张力倡“丛书最便学者”、“欲多读古书,非买丛书不可”(“丛书目”下自注),上述“知不足斋”、“海山仙馆”、“粤雅堂”等三种丛书,都被《书目答问》推荐,这些清刻本的丛书,我在四川从未见过,现在既然发现了,又便宜,就尽可能收购。这类清刻本丛书,今已很罕见了。总之,在“文革”之前,我按《书目答问》的提示,国学中“经史子集”的基本常见书,我大都有了,主要是上述的各种“丛书”本,约二千种四千册。当然,其中也注意收购自己想得而未有之书,如汪精卫的《双照楼诗词稿》(曾仲鸣编,民信公司 1930 年 12 月铅印线装本。16 开一册),由于汪是大汉奸,人们憎其人而恶其书,新中国成立后很难见到,我偶然在天祥市场旧书铺发现,立即买下了;又如《苕溪渔隐丛话》(“万有文库”本)、《中国文学欣赏举隅》(开明书店 1943 年版),我在上高中时读过,获益匪浅,在重庆买不到,终于在天祥市场旧书铺买到了;还有那本无名氏的小说《北极风情画》,抗战胜利后,在重庆风靡一时,由于书中有反苏倾向,重庆《新华日报》曾予以批判,因而新中国成立后很难见到,我却偶然在天祥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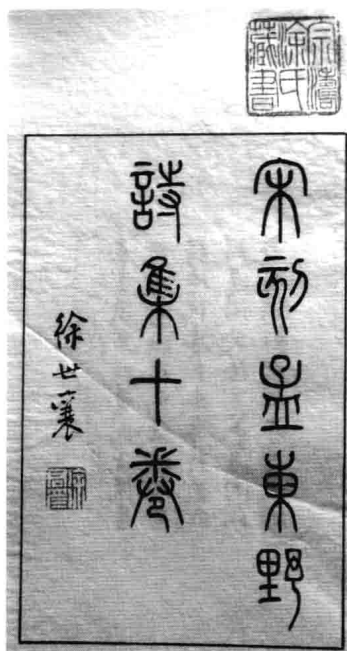
场发现了它,也买下了。

除国学基本常见书之外,我还注意收藏工具书和语言文字方面的书,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(“万有文库”本)、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(石印通行本)和初版的《辞通》、《联绵字典》、《古书虚字集释》以及《说文解字段注》(“万有文库”本)、《说文通训定声》(同上)、《说文系传》(“丛书集成初编”本)等。在淘这些书的过程中,我有点感受:一是初版本有其特点,如《古书虚字集释》,20世纪30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,封面由梁漱溟题字,书前还有李廷玉的序,而中华书局1954年重刊本都删去了;再是把一部书配齐的乐趣,如我在天津买的《联绵字典》,缺书后“索引”一册,几年后去北京出差,逛琉璃厂旧书店,发现该书“索引”,立即买下,使该书终成完璧,心中颇为欣喜,这种感受,在将《二孟诗集》配齐时也再次感受到。我在天祥市场,先买了《宋刻孟襄阳集》(陶兰泉1935年珂罗版按原大彩印本),从书后“跋”得知,陶氏珂罗版同时彩印的,还有一部《宋刻孟东野诗集》,合称《二孟诗集》,后者却不能觅得,几年后,偶然在天祥市场发现了它,大喜过望,立即买下,使《二孟诗集》完整无缺,这种愉悦心情是局外人无法理解的。

关于“文革”前我的淘书生涯,还想作



《宋版孟浩然集三卷》



《宋刻孟东野诗集十卷》

如下补充:(一)我也为公家淘书。如1950年和1951年之交,我在天津市中苏友好协会工作,当时苏联对外文协驻津代表奉调回国,此人喜欢中国古典文学,准备送他一部古书作为礼物。当时还没有政策规定什么古书不能出口,于是我到天祥市场名“藻玉堂”的旧书店,和姓姚的店主说明来意,他推荐一部明刻本《水浒传》,即买下送给苏联友人;1958年以后,我在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语文研究所任办公室主任,主持日常工作(正副所长均为兼任),经手为该所从天祥市场买了《大藏经》、《殿版二十四史》等大部头书,记得还买过明刻本《钤山堂集》(严嵩著,白绵纸)、《韩湘子》(竹纸)等珍本书,还有一部宋刻补修版、元代刷印的书(名已忘),由于价太贵,没有买下。从这个侧面,可见当时的天祥市场旧书业是相当繁荣的。(二)1955至1956年之间,由于公私合营,在天祥市场一家旧书店的地上,堆放了大批碑帖,木夹板经折装,堆放的面积约四、五平方米,高约半米,据说是从藏书家徐世昌家散出的。由于我对碑帖外行,加上要买自己所需之书,经济上不富裕,没有去挑选,现在回忆起来,其中一定有一些明拓本,属于珍本,我只能失之交臂了。(三)天祥市场有不少清刻线装本,价钱都不贵,其中也有善本,如我所藏的《十七史蒙求》(康熙年间刻